

【报告文学——写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】



下庄村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天坑谷底，绝壁环绕，几近垂直。
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

难忘是下庄

□黎廷奎



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重庆市作家协会 征文

20多年过去了，最难忘的依然是下庄。1999年，我在万州区委宣传部工作。记得国庆前的一天，突然接到部领导的电话，说是巫山县有一个村的农民自发组织在天坑绝壁上修公路，事迹感人，让我去采访。9月27日，我们一行7人组成的采访组前往巫山竹贤乡下庄村。

下庄村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坑底，整个村庄就像一口巨大的井。站在井沿看下庄，阡陌纵横，一行行绿色作物，组成有节奏的图案，低矮的农舍零星散布其间。

我们进村走的是当地人称的“大路”——其实也就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，陡峭难行。而另一条路，不夸张地讲，是我走过的最惊险的路。为了感受下庄人出行的艰难，我从“大路”进村后特意去走了、拍了这条路，现在想起都还不寒而栗。

那哪是路啊！有的路段就“挂”在悬崖上，全靠揪着树藤爬行。有一段特别险，凿在绝壁上，宽不足尺，下临深渊，却没有护栏、铁链，哪怕是一根绳索的防护也没有。为了能顺利通过，村里的赤脚医生专门准备了葡萄糖针剂，现场拆开，一饮而尽。下庄人觉得葡萄糖是最好的稳心之物，喝了不会心慌气短。我是面贴绝壁，两手张开，抠着石缝，一点一点地挪过去的。村里人说，几乎每年都有人在那条路上丧命，连猴子都有被摔死的。

进村后，我扛着摄像机在村里转悠。村里人没见过摄像机，于是，有人说：那个肩炮不得了，一扫一大片。有村民见我就躲，有的见到我拍，脸上的肌肉都在抖。村里一位90多岁的小脚老太，16岁嫁进村，就再没出去过。我拍她，她很抵触，家里人不好意思地解释：她是怕把魂拍走了。

下庄的封闭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村里唯一能快速获取信息的只有老支书的一台小收音机，81岁的老支书黄会鸿每天都贴着耳朵听。我们带的手机，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山头上，才能断断续续与外面通话。由于信号不好，打电话时大都声嘶力竭地吼，引来村民围观，一个村民感叹：“恁个大一坨坨儿，还喊得到县长。”

目睹一个生命的消逝

9月29日上午，我们来到私钱洞公路施工现场，这里绝壁千仞，深渊万丈。远远望去，有几个黑点在绝壁上晃动，用摄像机镜头推上去，能看见3个村民双手撑在背后的乱石上，用脚把岩石一块一块地蹬下几百米的悬崖，没有保险绳，没有安全帽，随时可能被身后滑动的岩石砸下悬崖。一个多月前，村民沈庆富就是从悬崖上摔了下去，把26岁的生命定格在了鸡冠梁的山崖上。

是什么让下庄人铁了心地要修这条路？他们强烈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？

下午5点多钟，工地上的村民开始收工，我架起摄像机与几位村民聊了起来。我：你们修这个路很危险！村民：是有点，修路就是这个样子噻！我：听说前不久还死了一个人？这时，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村民站起来指着不远处说：就是从那里下去的。说完又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村民说：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都是到阎王那里打了个转身回来的。

这个长得敦笃的村民叫黄会元，是下庄不多的几个出去打过工、见过世面的人。他听说村上修路，特意买了一台风钻机赶回来，在工地负责打炮眼。我把摄像机对着他，开始与他聊。我：你家里几口人？黄：6口。

我：超生了哦？黄：没有，老的和我们一起。我：你是修路积极分子？黄：算是嘛。修这个路，我们这一代人投工投劳，关键是为子孙造福。

为什么要修路？我反反复复问下庄人，他们的回答大都与黄会元的差不多。我突然明白了：下庄人既是在修筑一条通向外界的路，也是在为子孙后代寻找一条长远发展的出路。

摄像机记录下了我与黄会元的对话，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会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音容笑貌。

第二天，我扛着机器继续到工地拍摄，开山的炮声、飞溅的岩石、延伸的公路一一被收入镜头。上午10点左右，山下的毛坯公路上，两个村民在急速地奔跑，嘴里喊着：失格了！失格了！（方言：出事了）私钱洞工地的悬崖边，一群村民已经围在那里。有人说：黄会元下去了。就在几分钟前，他被头顶上的一方巨石砸下了山崖，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叫喊。现场，落石与山岩连接的部位还是湿润的，地上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一道六七厘米的血迹，就像是一个惊叹号。黄会元使用过的风钻静静地躺在一边。出事时在黄会元旁边的一位村民告诉我，当时他正在除渣，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突然落下砸在手上，他本能地闪向一旁，一方巨石猛地砸下，打在了刚才自己站立的位置，他扭头一看，不远处的黄会元已经不见了。

驻村干部方世才和村支书毛相林迅速带人赶去山崖下，人们在默默地等待。我忍不住问在场的村民：都死两个人了，这路还修吗？大家的反应很平静，村民杨元鼎说：我们只是悲痛，我们不会怕，修路哪有不流血的？从开始修就想到了这点。

大约等了两个小时，当遗体从沟底抬出来的时候，天突然暗了下来，乌云沉沉，树枝在冷风中轻轻摇曳，乌鸦发出凄厉的叫声，村民们或站或蹲在山崖下，有的眼望苍天，有的目视前方，表情肃穆，在山岩的映衬下，就像是一尊尊雕塑。

为了记录搜寻黄会元的场景，我把摄像机架在悬崖边能看到崖底的地方，两名村民在背后死死拽住我的裤带。正拍摄间，突然背后一声闷响，一块巨石又落下了。我回头看了看，又继续拍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要是我们中有一个人慌乱，今天就会是人家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了。

当晚，黄会元家的空坝上摆放着黄会元的灵位，几位村民绕着棺木，敲着锣鼓唱着丧歌，黄会元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，县委县政府专门发来了慰问信，我们几名记者把随身现金全部捐了出来。毛相林请黄会元的父亲说两句，老人一开口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！我们这个地方恁个苦寒，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恁个多代人都想修路，只有共产党才带领我们修这个路。我们还是要努力一把，只添一把火，我们的公路通了，就能摆脱贫困了！”

老人讲得很慢，甚至不很流畅，但分量很重，现场出奇地安静。

毛相林打破了沉寂：“我们修这个路，前不久沈庆富献出了生命，现在黄会元又走了，公路还修不修？赞成继续修的举手，请村会计点一下人数。”话音刚落，现场发出了一阵嗡嗡声，随后村民们齐刷刷举起了手，一个剃着光头的壮汉甚至举起了双手。村会计很快报出统计结果：百分之百赞成！结果宣布后，我清晰地听到有人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“这点子事情，根本吓不倒人！”

第三天一大早，安葬了黄会元，村民们又上工了。

带辣味的专题会

“致富不致富，关键看干部。”下庄的实践，正是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。

老支书黄会鸿爱听收音机，家里的几本《党员文摘》翻了又翻，虽然几十年没有出过村，但老人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不少，说话条理清晰，关键时刻能拿主意，在村里威信很高。黄会元摔下

悬崖后，作为公路建设积极推动者的驻村干部方世才感到压力很大，去找老支书，我跟着一块去了。老支书穿着洗得浆白的浅咖色棉布中山服，风纪扣扣得齐齐整整，动作略显迟缓，耳朵有点背，说话声音很大。老人很快就明白了方世才的来意，大度地一摆手：“方同志，修这个路是我们下庄村全体社员愿意的。搞这么个事情，肯定要付出代价。黄会元走了，我们是很难受。这个路好不容易动了工，已经修了那么长，又有那么多领导在支持我们，就差一把火，歇不得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老人就让两个儿子上了工。两个儿子都背着满满一背篋，里面是被子 and 粮食。儿子有些放心不下老人，老人一边推着儿子向门外走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莫担心！莫担心！你们各人好生些（方言：注意安全）。”老人伫立雨中的背影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那个背影，书写着深沉的父爱和一位老党员的担当。

驻村干部方世才是大专生，毕业后到下庄所在的竹贤乡当乡干部，乡里给他派了个硬活儿，让他到交通不便、经济困难的下庄当驻村干部。第一次见到方世才，我以为他是下庄的农民，皮肤黑黑的，白衬衫也是乌黢黢的，连牙也是灰黑的，穿一双解放鞋，军绿色的外套经常披着，上面沾满泥土。村民叫他“方大学”，许多村民去乡里办事，落脚的地方就是方世才的小寝室。一些村民买化肥等农用物资没钱，就找方世才垫钱或者让他去乡农资供应站担保，几年下来，他前前后后担保了三四千块钱。方世才老家是农村的，经济条件也不好。后来农资站来要账，方世才只好去信用社贷了款，才把这事摆平。

看到村里的小学破破烂烂，方世才多方奔走，和村干部一起带领大家拆了村里的土地庙，建起了村小学。村民很感激，说：“方大学，你帮我们把学校建起来了，我们很感谢你。你要是帮我们把出村的公路修通了，我们子子孙孙都记得到你。”这让方世才动了修路的念头。后来毛相林去外面开会，看到外面的巨大发展，回来跟方世才商量修路的事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方世才家在万州，儿子不满一岁，因为工地上忙，他几个月都没有回家。一次在骡坪区公所，我见他给妻子打电话，估计是妻子有意见，方世才不停解释，后面说到儿子，方世才一边打电话一边流泪……他对下庄的情是深到骨子里的。

说下庄，就不得不说时任村支书毛相林。毛相林双眼炯炯有神，个头不高。妻子有病，女儿先天性白内障，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。毛相林成天忙公事，家里的农活没人干。我去毛家，就看到他严重弱视的女儿正吃力地摸索着去地里挖红苕，患病的妻子也在撑着干家务，毛相林已经好几天没回家。工地上，他忙前忙后，和村民一起抬石头，还不时解决一些现场施工的问题。为买施工物资，毛相林把老母亲千辛万苦攒下的700元养老钱贴进去了，又把妹妹放在家里准备买家具的3000元钱挪用了。有人善意提醒毛相林：下庄的路，靠下庄的力量是修不通的。毛相林一听急了：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

在下庄，印象深的还有这里融洽的干群关系和民主氛围。

我参加过一次这里的专题民主生活座谈会。由于村里的公路建设进入到攻坚阶段，一些矛盾也显现出来，下庄村党支部决定开一次专题会议。会议在毛相林家的院坝中进行，这里是村里的议事中心，小院专门挂了一块“下庄村党员活动中心”的牌子。会议开始，主持人曹翔清了清嗓子，直奔主题：“今天请大家来就下庄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对村干部有啥子意见，对工作有啥子建议以及下一步打算，畅所欲言地谈，实实在在地谈。能解决就解决，不能解决的我们想办法解决。”

话音刚落，老党员沈发柏率先发言：“当初定的‘不修路就出钱，既不修路又不出钱的收他的责任田’，这个没兑现，修路的人意见很大，反映好多次，村里推乡里，至今不解决。”

村民代表陶忠德接过头话：“村干部是干部，也是公仆，村干部有好多工，工账直到现在都不清楚；村干部家属的要我公开，要防止家属搞特殊。”

村民代表毛相兵的发言辣味更足：“我发觉我们村班子有不够团结的现象，一些事情不是商量量，有时候反映问题，我推你，你推他。”

几个村干部听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。黄会鸿最后的发言更是直指痛点：“今天我们开会讲这些问题，不是背后乱说。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，几个村干部不是没看到，是怕得罪人。对不来修路的人，没按定的规矩兑现，是怕接触矛盾。当干部有时要干得罪人的事，你现在得罪他，将来他感谢你；你现在恭维他，将来他还要咒骂你。干部不能搞特殊，革命首先要革自己头上私字的命。当基层干部发光号施令不行，要身先士卒。矛盾不能上交，就地解决。”现场很静很静，几位村干部的脸很红很红。

听完发言，村主任杨亨双诚恳地说：“以前工作没做到位。班子确实有不团结的情况，责任在我。以前的事不说了，我只说以后的打算，今后要统一思想，不前怕狼后怕虎，大家一起使力，决定了的事，就不打退堂鼓。”毛相林也很动情：“主要原因在我，在公路建设上造成了损失，我一定在工作上力争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”

如今再看当年的会议实录，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辣味。这次会议真正实现了下庄人思想的统一，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。后来村民告诉我，那次会后，毛相林两次到县城，硬是说服离开下庄没有上工的妹妹补交了修路的工钱，村干部家属的工账也公开透明了。有的村干部拖拉、软弱的毛病大改，下庄干部的心更齐了、劲儿更足了。

再进下庄

因为媒体的宣传，下庄受到广泛关注。2000年记者节这天，央视文艺部的编导胡迎节要去下庄，我陪同，又经历了一次生死之旅。

那天秋雨绵绵，当地已经连续下了近20天雨，接近村庄时，河水已齐大腿。我们脱了长裤，蹚水过河，上岸后因没有了成型的路，只好手脚并用。几个北方人，才走几十米已满头大汗。路越来越滑，我们只好停下歇息。喘息间，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惊愕：“垮岩了！垮岩了！”抬头望去，只见岩石从山顶上快速滚下，一路撞击，带起阵阵尘土，我们一行人慌不迭地就往回跑。“不好！”来路山坡上也开始滚落巨大的岩石，抬头一看，仿佛头顶上每块石头都在晃动，一群人绝望地在原地乱窜。前来接我们的一位村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捣蒜似地叩头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小石子（当地人称的土地神）不要打好人啊！回去我给你烧纸。”

一阵慌乱之后，滚落的岩石居然停了下来。此时天色已暗，毛相林带我们顺着一条斜坡艰难下行，这是一条当地人采药的小路。雨，又不停地下。有几个地方，我们刚刚走过，身后就传来岩石滚落的巨响。这条采药的山路是悬崖上的一条小路，我们幸好是在黑夜中一点点摸索前行，看不到脚下的深壑，如果放在白天，许多人可能迈不动脚。

凌晨一点，蒙蒙细雨中，我们看到了远处摇曳的光亮，10多位村民打着手电接我们来了，我们如见救星，在村民的帮助下终于走进了村庄，一群男人紧紧相拥，个个泪眼婆娑。当晚，村民招待我们吃腊肉，腊肉里还放了酱油——这是下庄村接待贵客吃法，酱油对这个偏远山村的人来说是个很稀罕的调料。

饭饱之后，我们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远处岩石滚落的撞击声中酣然入睡。

下庄之路

历时7年，付出了6个人的生命代价，下庄村的公路终于修通。今天，下庄不再封闭，有了电视、手机……

我现在都记得，第一次能看到电视，村里的男女老少挤在一屋观看时的兴奋与喜悦；记得下庄电话开通后一位村民倒拿听筒使劲喊话的场景……前不久遇见下庄的村民，他们告诉我：下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，进村的公路硬化了，还发展了多种水果产业，村里开办的民宿红红火火，公路修通后村里还考上了29个大學生。

下庄的出村之路，艰难曲折；下庄的脱贫之



▲本文作者当年去采访时进入下庄的情景。（作者供图）

路，峰回路转。说实在的，第一次到下庄工地，看到村民修出的毛坯路，地基破碎，弯弯扭扭，又窄又陡。当时我就暗想，这个路即使修好了，恐怕也不敢在上面行车。时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陈俊在现场告诉我：下庄这个路应该是巫山公路建设史上难度最大的公路，工程量与物资条件严重不成比例。

巫山最大难度的公路由一群没有专业技术，拿着铁锤、钢钎，且缺少工程资金的农民修建。下庄公路开工时，按照每人10元的集资额，村里总共只筹得工程款3960元，靠村里的力量在悬崖上修一条12.5公里的天路，难度是难以想象的。然而，这条路最后终于建成了！

当初，毛相林掰着指头给我算账：下庄村390多人，96户，每户一年养一头猪，按市价每头卖400元，一年就可以收入3.86万元，可买4吨炸药。12.5公里路，一年修一公里，10多年就修通了。当时由于缺少资金，下庄的公路勘测设计是请附近乡里的一位石匠完成的，没有测量仪器，全靠经验，公路的线路和坡度设计都存在严重问题。

1999年10月，毛相林坦诚地告诉我：他对修路的困难估计不足。比如，他原以为只要打个炮眼，放点炸药，就把石头炸开了。实际上，炮眼打多深、放好多药，是很有讲究的。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远不止当初想的那么简单。在下庄工地，除了一台千元左右的手持式风钻机是电动的以外，铁锤、钢钎、锄头就是他们的工具。两根木棒斜靠在岩壁上，外面罩上一张破旧的塑料纸，里面铺点稻草，就是他们的寝室；几块石头架上铁锅，就是他们的伙房；洋芋红薯是他们最主要的口粮，喝上几口自己酿的包谷酒，是村民们奢侈的享受。

1999年10月的一天，我还在下庄，时任巫山县委书记王定顺、县长王超一行来到下庄工地，看到下庄人简陋的工具、艰苦的生活条件，两位县领导久久无语，眼眶湿润。村民袁孝恩扑通一下跪在王定顺面前，王书记赶紧一把拉起他，动情地说：“应该下跪的是我们啊！”我问王书记有什么感受，他说：即使集全县之力来修这条路压力都很大，下庄人在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，敢想敢干，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在挑战贫困，这个敢字就了不得！同时，王书记又无忧虑地告诉我：我们要防止劳命伤财，要把战天斗地的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。在下庄工地现场，几位县领导决定，派县里最好的公路勘察设计人员来下庄提供技术支持。

王定顺一行离开后的第二天，县里的几名公路专家就到了下庄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测量仪器。经过艰苦的测量和计算，专家们拿出了一份切合下庄实际的科学设计方案。私钱洞前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、付出了生命代价修出的一段毛坯路，由于以前测量不准确，无法相向对接，只能忍痛废弃；对已经修成的毛坯公路，坡度太大，基层破碎，安全风险极大，进行了返工。

下庄人拼搏，却不蛮干；坚韧，却不固执。正是因为有他们不惧生死的拼搏，有上级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有对科学的尊崇，才有下庄天路的延伸。

路通了，影响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。据此，下庄人因地制宜，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

下庄之路，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之路。

下庄之路，是奋斗拼搏，不等不靠的自强之路。

下庄之路，是尊重科学，精准施策的科学之路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最难忘的依然是下庄。